

綱鑑會纂卷之二十四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德宗皇帝

諱適代宗長子也繼世廟立歷二十六年壽六十四而

崩○帝猜忌刻薄以強明且任耻見屈於正論而必受欺於奸諂用盧杞趙贊以至於此小人之能亂國也如此

唐中元年正月始作兩稅法○

編唐初賦歛之法曰和庸調有

田則有和石身則有庸自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

版籍所以書戶口與地也

及非其官及不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不勝困弊

空皆逃徙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

兩稅法下月視大曆十四年墾田數

定廢和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代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

凡民始生賜齒四歲賜小十
十二賜丁六十爲老授田

蘇州縣稅千之一

賦也。用庸調雜徭謂教上用
布帛繒錦所出不一也。

其言因敕令行之

陸東萊曰

田制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
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立於

租稅猶存

食貨志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
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

有格古經常簡易之法使上
其下足用而下不困故量

人之方而授其田最地之產而收以給
變之數是一者常和順以濟而不可天
之田而取之以和庸調之法其用之也
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
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

鎮叛兵

昏于吏邪臣

之興累世不自而用度之繁
祭一時屢進片帑而齊幣之

金瓶梅

世業之田襄而分

張子冠傳

開先儒
謂三代
井田之
良法古
於商鞅
唐租庸
調之良
法官於
楊炎後

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沽賣
任利管商進奉
無所不

范華陽曰

德宗之改名廉而實貪故其
令如戒而終廢益禁暴之法
雖具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
外天下之吏奉意而不奉法

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
雖存而常為無川之文也

馬端臨曰

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
向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
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

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
人其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
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或變之則反至
於煩擾無稽而官與民俱受

其病則以古
今異宜故也

綱以段秀實為司農卿○以朱泚為涇原
節度使○自時崔祐甫以疾

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復恩讎為
事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炎

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渠興屯田秀實以
為邊脩尚虛未宜興事以召

寇炎怒乃徵秀實為司農卿使李懷光兼
涇原尹欲城原州涇當為城

具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墾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
立軍府坐席未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以懷光嚴刻皆
懼別駕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爲帥
詔以泚代懷光

綱四月上生日不受獻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鐵
田悅各獻縑二萬匹上
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綱吐蕃遣使人貢○**綱**蜀將士言不可歸吐蕃俘上曰戎狄犯塞別擊
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恐命歸之

綱六月甲午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書具官
賢之也

戒在陳
首州○**鑑**術士桑維翰上言陛下不出數年

有離宮之厄臣等奉天有大氣且
災其城以修非常以防
變亂幸以命

京兆發大數千雜六軍之士奉
天城有三四年果

丘壤山且道茂并德宗將有離宮
之厄盡勸之親賢遠好皆歸清明

奉天有
天子宗

無一言及此顧惟發丁夫以脩城
既而日變介居其中幸諸將會勇
得復舊京德宗因是之言一切歸
之反也以道茂言脩奉天城而得
脩梁州城否乎何亦得全也由是
觀之則術士之言亦意中而已矣

楊炎附
劉晏

殺忠州刺史劉晏殺之非罪
時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旨

劉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炎證成之
上下詔賜死天下冤之發明元

人平有得其死者以劉晏善明財濟
然其時楊炎証証其罪德宗又密遣
甲使斃之君臣俱任其責此固繼
日書殺不去
其官之意也

胡致堂曰殺大臣者當有實罪應
聖旨劉晏與朱泚書其必可驗也
召兵拒命兵必可戮也
蓋遺公正御史往忠州曉諭如其

要易者
足食之

不妄曼死何辭一聞讒言不復考按乃命中使密殺之非政刑安曼
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足食之功一罪不至死而置之死欲以服奸雄
之心難矣故來填死於前而崇義僕固懷恩以爲辭劉曼死於後
而田悅李正已以爲懼由殺之不以其罪也豈可謂我能殺之而不
恤人之服不服哉○密殺
上密遣中使繼殺劉曼

○所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州庫耗竭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

皆倚辦於曼曼有精神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苦走
者置通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

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賤甚貴之曼曼常以爲辦集衆務

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精悍謂精強悍勇也至於勾檢

功過察以四善善狀之外有三十七具覆稽失無隱情勾檢之最公古侯反出納錢穀

吏惟書劾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賊贖則

至明以
養民為

前無政

欺

滯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

多貪汙然恃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終莫逮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

之選故晏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按綱目晏始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日

○晏又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

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豐稔也歉食不滿也以自使司豐

則具糴款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

不稔之端先申至應蠲免救助之數及期晏即奏行應民之急不待其

困弊流亡饑饉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天

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其季年乃千餘萬○晏專用權鹽法充軍

國之用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取鹽戶所煮之鹽

法
重
指

但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

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

不乏鹽國用充足而民不因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

悍湍水之急流其勢勇悍也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要以為江汴河

汴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江船船自江行者為江船與汴達揚州汴船河船汴船同義汴

船達河陰縣名屬開封府河船達汴汴水之口在陝西汴船達太倉其間

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

晏於楊子縣名今在儀真縣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請損之

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計也事必為永久之慮○始置船場執

論大計者不惜

無窘即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安

能久行乎異曰必有焚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
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美餘船益脆薄
易壞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閑處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
來言財利皆莫能及

贊曰人主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
賈制萬物低昂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用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
用度足店中債而假振晏有勞焉可謂矩取予矣

明致堂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出納
小費事必於一日中決之此晏可法之五事也然晏能見國不免於
詐死何耶耶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怨起怨
積則禍生矣方晏之總利權也史言衆頗疾之是必有說矣以故善
爲國者不謀利善持身者不以利利者對害而言背於義者也

問劉晏
可法五
事何如

綱目十月貶薛邕爲運山尉○鑑上初卽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

以儒學入侍時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
文臣賊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溺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
知所倚仗矣

范華陽曰

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哉二臣以賊敗而疑天下之士
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終也獨不以朝有四
凶而不舉元凱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夫以失於一人而不
取於衆足以啞而廢食也

問魏博

十一月始定公主

見舅姑禮發明

德宗此舉亦可
以為後世法矣

田承嗣

辛酉二年正月成

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歸**初寶

臣請以

臣與淄青李正己魏博田承嗣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託

悅代宗

寶臣力為之請於朝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至是悅屢為寶臣子惟

從之成

前樊不許○**目**或曰不與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

悅勝情
在請至
懷而德
宗不許
得失何
如
晉命適
足以長
亂

楊炎不
與會食

為亂皆藉我上地為我位號以聚其眾耳

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鑑悅乃與

李正已各遣使請惟岳謀勒兵拒命河南士民騷然驚駭

胡致堂曰

德宗所言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之序也

細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

盧杞夾之子也

○目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

已累表請晏罪炎懼遣腹心分遣諸道密諭以晏昔嘗請立獨孫曰上

自殺之上聞而惡之山是有誅炎之意擢杞為相不專任炎矣炎素輕

杞無學之狂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

欲置之死地引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范華陽曰

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故任一小人而天下被其災害者數十牛而未已焉德宗相杞而杞引延齡則其國政可

置相可
不真

子儀
所待

神策將
上獨不

知笑置相
可不慎哉

盧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辨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

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

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丁南湖曰

按盧杞懷為唐賢相厥子奕史治清白與宋崇齊名奕遭

奕而生杞以致家風國祚之盡斬耶愚謂世臣之得失既於本朝之
盛衰故猜忌之德宗既出奸險之盧杞遂逢是猶晉將襄而郗鑒之
子有却起宋將矣而韓琦之後有侂冑也豈
非氣化之盛衰相尋人事之得失相應也哉

袁子凡曰

徐敬業世勛之子李湛義府之子許遠敬宗之孫盧元軸
凡之子其氣頗喬悍也其志念忠邪則甚慧之於蕭艾也

緬發京西兵戍關東口目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將士錫不飲上使

寸曰臣等發奉大軍帥張巨濟戒之曰北行大建功

八所鉗
果發

名凱旋之日相與為歡荷未

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

酒食獨惠元所部鉗器不發

上深歎美賜書勞之

綱田悅舉兵寇邢磁○目時

田悅李止已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欲

咀山為境曰邢磁

二州名

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舉兵寇邢磁

綱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

武王郭子儀卒○綱子儀為一將擁強兵

程元振魚朝恩讒謗自端詔

皆紙微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說不

行當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

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

雖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

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

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

唐制一歲終一考功子儀自肅宗乾元元年拜中書令至是凡二十四考矣

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

子七婿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千人每問

安不能盡辨頌之而已頌王感反僕固懷恩不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

天下以其身為雖貴為王公常願指後使嚮也定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

安危十年功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上而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各祿

欲而八不之非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眾書號

平二百爵謚其前乎此未有也終綱日矣

平二百人大寶之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誣子儀自勦方提孤軍轉戰逐北

室大難客乎遭讒謫詭奪兵柄然朝間命夕引道無纖芥自嫌及賊

關涇陽軍驛見虜壓以至賊情忌沮謀雖唐命方水亦出忠貫日月

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禍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

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焉呼昭誠知

言其子盛德云

以功名顯益

而工

不疑

人臣而眾不疾此唐漢以來將

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史

又稱其窮奢極欲愚切恐其言之過矣窮奢極欲小人去富貴之所

窮也曾謂子儀之賢而有其言之一時至於忠情誠確尤為難及綱

尹起莘曰子儀勲業卓冠位號大書於冊以見褒崇之意耳

方正學曰子儀之賢宜若者九史氏之妄以謂子儀必不至此而不

知子儀所以為智也擬大將之節奪海內於群盜之手而歸之唐成

身震乎夷狄功德加乎群臣此中主之所不能無疑者況肅代之陋

狹德宗之詩忘乎子儀以汚使已見疑於君暗吾君有殺功臣之名

不若少自察人之跡以自之房而其心十在平安國家和社稷便巧

愈也故其事雖顯乎眾人其君釋然不復知其為可忌其深慮遠計

優之徒知己之不足疑而奢欲也明矣而論者至今疑之望子儀太

遜乎不可及非真有意於儀太淺者遂以子儀果不忘情於利欲奢

哀了凡曰

狄懷英郭子儀皆忠之盛者與艱以存其貞晦以用其月

成其功弗露其倪賢哉夫其事其意誠故莫媚於物其利俱全故延

其文有苦心者與或問姚米可以省狄乎曰一代之良也然米也直

靈休此
費
兵防軍

盧杞
後楊炎

有異志
故以建

而姚也謂直或先事之已露譎或自全之計長以異其濟乎則未之必也曰郭子儀更之則何如曰斯不公者蓋易地則皆然

綱詔馬燧不抱真李晟討曰悅戰於臨洛縣大破之○**目**時悅攻臨洛

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仝飾其愛女使出拜將上曰諸軍守戰甚苦

任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價

於是同抱真等攻悅大破之

綱十月殺左僕射楊炎○**目**先是炎有它在東都賣以為官廨嚴郢按

之以為有羨利議以為監主自盜當絞盧杞欲陷炎因言蕭嵩廟地有

王氣故玄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貶崖州崖州唐所置也今改為瓊州府屬廣

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發明楊炎為相專務徇私獨建議歸明賦於左藏言李希烈不可用一事有弊

以書殺而存其故官以書殺而存其故官